

情深谊长



白 晓 著



青年文艺创作丛书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412
492

情 深 誼 長

白 曉 著

王 秋 画

☆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沈河区二段官街里2号）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文出字第1号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沈阳发行所发行

787×1092毫米·32开印张·73,000字·印数：1-8,605 1957年12月第1版
1957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090·195 定价(6)0.28元

編輯例話

- 一、几年来，由于党、团組織和各机关团体的关怀，我省的青年文学創作者有了很大的發展和提高。为了巩固这部分成績，鼓励青年作者互相学习，不断提高，特編輯出版“青年文艺創作叢書”。
- 二、本叢書包括短篇集、詩集和部分中篇、長篇。凡屬青年作者來稿适合出單行本者，均列入本叢書內刊行。
- 三、編选的范围，以辽宁省的青年作者为主，其他地区青年作者的稿件也欢迎。
- 四、本叢書不定期刊行，根据条件陸續出版。以前本社出版的青年作者的單行本，条件适合者，再版时仍列入本叢書內。
- 五、由于編輯力量不足，經驗差，殷切希望得到文艺界和广大讀者、作者的批評和支持。

我和瓦夏

一

我家住在离城挺远的一个偏僻的乡村里。

四八年秋天，有一个班苏联军队在我家房后北山根住下了。他们没有房子，只支起了一个大帐篷，白天在这里叮叮咣咣地干活，晚上便在这里睡觉。

这年冬天，真是滴水成冰，地都冻裂了缝。整天价小北风象刀子似的猛刮，大雪满天飞。

晚上，苏联大哥冻的抗不了，就爬起来围着帐篷跑步取暖，大皮靴子“叭嗒，叭嗒”踩着冻地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这声响隔老远都能听到。

这天夜里，我们刚躺下，远远又传来一阵跑步声。妈睡不着觉了，拖出她那长杆烟袋，坐起来，“哎吧，哎吧”一个劲儿抽烟。看情况妈准是想哥哥了，因为每逢想哥哥睡不着她都这样抽烟。

哥哥是在敌伪时代因为不愿干“警防团”被日本人抓进牢狱的。一气过了两年没有信，妈在家天天拿眼泪洗脸，都有点想疯了。多亏“八一五”苏联红军解放了旅大，砸碎了牢狱大门，哥哥才得到了自由。

出狱后，哥哥来家养了多半年病，便到北面参加了民主联军。那时候我才十四岁，刚念完初小，也没上高小，便留家里和妈俩弄房前那五畝地。

我說：“媽，大哥不是昨天才來信嗎，怎么你又掛念他？”

媽媽照炕沿擻了擻烟鍋說：“我不是想你哥哥，我是想救了你哥哥命的这些苏联恩人。……”

“你想苏联老大哥？”我楞了。

“你听听！”她停了停，听听房后的脚步声，說，“咱孩子是孩子，人家孩子就不是孩子？人家苏联人为咱們离开家，來到中國，宿宿挨冻受苦，咱就不心疼？”

媽的話把我的心思也勾起來了，是啊！咱躺在热炕头，那里知道挨冻那个滋味！我忽然想起來了，便說：

“媽，不好把咱西屋倒出來，叫他們到咱家住嗎？”

媽說：“我倒有那么个打算，就怕人家嫌脏不希來！”

我說：“咱不好收拾收拾嗎？”

媽說：“对了，你明天找村長問問去。”說罢，躺下了。可我知道媽这一宿睡的并不安稳。

第二天，爬起來我就往村政府跑，向村長把这事一談，他乐了，說：“正愁找不着房子呢！正相应，你快回去預备預备吧！”

說实話，这一天可把俺娘倆忙乎的够呛，把西屋里的盆盆罐罐倒騰出來，屋里屋外，又扫又抹。媽又打了一鉢漿子，找了几張旧報紙，把牆上掉泥的窟窿，都糊了个嚴嚴实实。

天傍黑，到底給我們盼來了，一輛卡車載來了五六个士兵，为首的是一个黃头发、黃眼珠、尖下巴頰的大个子，他進門把背包一放，兩手捧着媽的肩膀就搖晃起來。

“媽媽，斯巴細巴，斯巴細巴！（謝謝）”

媽虽然不懂俄語，可明白这話的意思，就說：“謝什么？一間破房子还能住坏！”

大个子士兵說：“那边……冷，睡覺沒有，这个的有！”

他做了个跑步的姿势，逗得大伙都笑了。

村長說：“他們在飛機場汽車隊里工作，这个大个子叫瓦夏，你們有事就找他吧。”

媽要留苏联大哥在家吃頓飯，瓦夏說他們軍隊有現成的，提着罐子領着士兵走了。

他們走后，媽就跟我忙着燒炕。这屋子因为長年沒人住，炕沒見烟火，把我白天拾來的一麻袋草都燒了，炕才漸漸熱起來。我說：“媽，这回叫老大哥也住咱中國的热炕头吧！”

媽摸摸炕，脸上露出笑意說：“明天再去拾草，多拾点來家，一到黑天就給他們燒上！”

晚上，瓦夏他們都回來了，一摸炕，有的楞了，有的高兴地張着大嘴笑着說：“哈老少！哈老少！（好）”

瓦夏找着炕洞和那个发楞的战士說了句什么，然后對我說：“罗斯基，有！（苏联也有）”

我在屋里和他們玩了好半天。当我回到东屋的时候，媽已經睡了，她微微張着嘴，“嗤嗤”打着鼾声。

我明白，把苏联恩人接來家，媽心慰貼了，覺睡的也香甜。

二

打这以后，我們和“对面屋”越結合越热乎起來。

每天傍晚，瓦夏進門一摸炕，知道我把炕燒上了，就用他那毛茸茸的大手，拍着我的头說：“謝謝！謝謝你！我的兄弟！”

晚上沒有事，瓦夏常把我和媽找到西屋，有时候教給我們俄語，他自己也学中國話，有时候拉起手风琴唱歌。再高兴了，瓦夏就把他愛人和孩子的象片掏給我們看，用半生不熟的

中國話，講些苏联老家的事情給我們听。我和媽也講些哥哥參軍和我們家過去受壓迫的一些事給他們听。

瓦夏和他的同伴，常給我們挑水、扫院子，有时候还幫我們喂猪；媽媽就給他們洗軍服、縫衣裳。真的，我們兩家除了不在一張桌子上吃飯外，簡直就是一家人了。

那當兒，新中國還沒成立，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匪幫封鎖咱旅大，說實話，我家生活是够苦的了。人民政府看我們家常揭不开鍋，便三日兩頭地救濟，可媽說什麼也不肯接政府的东西，她总說：“这年月，比咱們困難的戶數多着咧。”

媽过日子可真是把好手，萝苣饅子、地瓜叶子、芹菜根子……甚么都不肯糟蹋，一上秋就拿到外面晒，晒得糊干，下碾子碾成粉，摻上点苞米面蒸餅子吃，或是熬粥喝。

这玩艺兒比不得粮食，吃在嘴里那咸不咸、甜不甜、苦不苦的味道，实在难咽，我可真吃够了。我操起筷子一歇那黃不黃、黑不黑的地瓜叶餅子和粥，不等吃就饱了。

媽看我一天天瘦下去心里不忍，每頓飯特意蒸个黃餅子給我吃。可我怎能吃得下去呀！我就让媽吃，媽舍不得吃，就又让給我，往往就这样你推我让的直到吃完饭，那块餅子还原封不动地放在那兒。

媽明白了我的心思后，就换了个花样，在桌面上和我一样吃开了黃餅子。不过吃的不多，我知道，她背着我在吃地瓜叶餅子。

这情况叫瓦夏知道了，有一次他嘗了一块菜餅子之后問道：“媽媽，为什么吃这种东西？”

媽媽嘆了口气沒放声。我把瓦夏扯到凳子上坐下，比比划划地把原因講了一遍。

听完后，瓦夏緊握着拳头，臉脹的通紅，好象跟誰生气似

的。老半天，他往前湊了湊，象个孩子似的拉着媽的手，把脸贴在媽的头发上，輕輕地說：“媽媽，別难过，一切都会好的！这样苦日子，从前我們也过过……。”

这天晚上，瓦夏沒拉琴，也沒唱歌，早早地就睡了。

第二天傍黑，我們剛把桌子放在炕上准备吃飯，忽然瓦夏夾了个大面包，提了一罐子大米、牛肉、土豆、胡萝莫放在一起煮成的粥，走來了。進門把东西往桌子上一放，說：“媽媽，吃吧！”

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和媽都愣了。

瓦夏說，昨天晚上回到西屋，他把在俺家吃飯的情况对战友們說了，大家一核計，决定要帮助自己的房东來克服困难。因此，他們从今天起，一块領飯，集体吃，这样就可以把节省下來的面包送給我們。

媽怕苏联大哥特意勒着肚子硬省給我們吃，所以怎么也不肯收，瓦夏非逼我們留下不可，无奈只好收下了。

吃在嘴里，甜在心里，媽感激地說：“苏联大哥真是些热腸人！”

从此以后，瓦夏差不多每天都給我們送吃的來，媽心里总觉得不过意，常嘟嘟唸唸地說：“咳，老吃人家的东西也不是事兒呀！”我心想：可也对，咱还能叫苏联大哥救济一輩子嗎！

有一天，正为这事发愁呢，瓦夏跑來了，挤了挤眼睛說：“別卡！（这是他給我起的苏联名）你好好对我說，你愿不愿意当个工人？”

我說：“敢情愿意。”

“啊，你愿意！”瓦夏乐了，眼睛象顆宝石似的亮起來，兴奋地說：“那么过几天，你就上工吧！”

“上工？”我說，“瓦夏，你可真把我弄二糊了，眼前連

个工厂都没有，上那上工呀？”

瓦夏笑起来，贴我耳朵说：“到我们汽车队里去，我对‘葛比旦’（大尉）说好了。别卡，好好干，这样你就可以学到技术，家里的生活也会好了！”

啊呀！这可是我没想到事情，我转身就往妈屋里跑。把这事对妈一说，妈感动地说：“瓦夏呀！你替我们打算的多周到啊！”

三

春天来了，苏军在飞机厂南头的杨柳林里，新盖了一座军营。正巧，我上班的同时，他们也要从我家里搬出去。折合了小半年了，一旦要搬走了，还真有点不舍呢！

临走时，妈说：“好在离的不远，有空来玩吧！把你们该洗该缝的衣裳都拿来。说句不客气的话，你们还不和我孩子一样！”

瓦夏说：“我们领走了你的儿子，请妈妈不要生气。”说得妈妈都笑了。我们七手八脚地把行李搬到车上时，妈妈又悄悄嘱咐我说：“到了那里要听大哥的话，好好干活，别光贪玩！可别胡乱要大哥的东西！”

我说：“你放心就是啦！”

汽车开了，穿过了村子，越过村头的小河，慢慢爬上了山岗，我回头一看，妈妈还倚着门望我们呢！

到了那里一看，简直是座小工厂。一間大房子里烟雾腾腾，有几个人正干活，一个士兵手里拿着一根直往外冒火的管子，在烧一张铁板；另一个人带了个只露两只眼睛的铁脸罩，手里抹着一根小铁棒，那铁棒一触铁器，就“滋啦啦”閃出刺眼的光。

真是乡下佬進城，看什么都新鮮，我正看得有趣，瓦夏來了，把一個裝着大衣、帽子、靴子的包裹放在我的跟前，說：“把這個換上！”

我忽然想起媽媽囑咐過不能胡亂要大哥的東西，就說：“我不要！”

“快点！這是大尉的命令。”

“不！誰的命令我也不要。”

瓦夏顯然是沒辦法了，把軍帽往後腦勺一推，嘆了口氣說：“別卡，好孩子，把舊衣裳脫下來！”

我實在拗不過他，只好一件一件往下脫。他提起我那雙象蛤蟆嘴似的小布鞋，搖了搖頭說：“穿這玩藝兒，鉄板會把你腳趾頭割下來！噯，叫它滾蛋吧！”推開門，他一使勁，破鞋起了空，吓得樹上的老鴉哇呀哇呀亂飛。

“人是衣裳，馬是鞍”。換上了衣裳，我出門對着玻璃窗一照，想不到我這小伙還怪神氣的！瓦夏左端量，右端量，突然抱起我就地轉了五六個圈，說“別卡，你真象個蘇聯‘掃達子’！（士兵）”

從這天起，我就開始當上了修理徒工。

白天我和蘇軍大哥一起干活，晚上便一起玩撲克、唱歌、跳舞，這日子過的可真熱鬧，要不是媽媽托人捎了個口信叫我回家看看，我簡直把家都忘了。

漸漸我學會了不少東西：燒瓦斯啦，焊電火啦，調運油管、風泵啦，這當兒我的俄語也有了很大進步。

瓦夏可是個頂嚴厲的師傅，頭一天教，第二天就考問，一點不含乎。要是答對啦，他高興得抱住我就用胡撻子在我臉上搓一頓；要答錯啦，他可真生氣，鼓着腮幫子，用拳頭直比划我。不過那當兒，我學的還真專心，一指点就透，所以瓦夏的

胡槎子天天撓的我臉皮都好破了。

轉眼來到了三伏天，飛機場的士兵們增加了新的娛樂節目——在草地上埋起兩根大杆子，中間掛一塊白布，一到晚上就放電影。燈一閉，白布上就出現了各種各樣的人，又說又唱，可真有意思，我一看就迷了。什麼“夏伯陽”啦，“普通一兵”啦，一段一段故事我都能背下來；我更喜歡那些彩色電影里的拖拉機、汽車工廠、發電廠、工人上班時候都開汽車……一沒事兒我就想：咱們多咱能到那步天地？我打算領媽來看幾次，讓她也見見世面。

這樣一來難免就耽誤了學習。有一天，瓦夏對我說：“別卡，你的學習越來越跟不上趟了，這樣吧，從今後你一個星期看三次電影，其餘的晚上你得複習功課。”

我心里不願意，可嘴里說不出來，我低頭咕嚕了半天，說：“好吧！”

瓦夏做事可真釘是釘，錘是錘，打那以後，每星期二、四、六的晚上，準時來找我，教我寫字，畫各種型的汽車圖紙，風雨不誤，宿宿都干到半拉夜。

頭幾天還行，可過了幾個星期，我有些坐不住了，一聽到機場那邊電影里的歌聲和笑聲，我就盼着學習快結束了好去看電影，那怕只看個尾也好！

每逢這時候，瓦夏就朝我眨巴着他那亮燦燦的眼睛，好像故意跟我治氣似的，拖着長音說：“這是……蘇聯新出的‘嘎斯五十一’型新式卡車，這車的機件構造挺特別……你懂了嗎？”

“我懂了。”嘴里說着心里却總是琢磨：電影演到那塊啦？“巡洋艦瓦良格號”這影片准不能錯，海軍作戰我還一回沒見過呢！

他大概看出我走神了，就說：“你懂啦？那麼你重複一遍

我听听！”

这一下我熊了，我只好紅着脸認錯。瓦夏一次一次都原諒了，他摸着我的头发，小聲說：“往后可不許这样啦！”

这一天，影片“斯大林格勒大会战”來了。一整天苏軍大哥們就講究这影片如何如何好，親自参加过斯大林格勒大会战的軍官們，也歇着休息時間給我們講大会战的真实故事，把我心講的象一盆火似的，恨不能馬上看看影片。可一想到今天是星期四，我的心立刻就象蒙上了块黑云彩似的不自在起來。

在晚飯桌上，我歇着飯罐子发楞，瓦夏急忙忙地跑來說：“別卡，上級派我到司令部去一趟，回來能晚一点，你先自学吧。可不准要滑！”說罢，跳上一輛吉普，一踩油門，就飛也似的开走了。

瓦夏走后，我捧着書本，象火燎腕似的站也站不住，坐也坐不安，心眼兒癢癢的好象有一群小虫在爬，眼睛一落在書本上就直了眼不想挪勁了。

八点來鐘，那边的电影开始了。音乐声、机枪大炮声响成一片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扔下書本就往人群里跑。

白布上一会兒出現了苏軍高級將領，一会兒出現了飛機、大炮、坦克……。唉呀，我开心極了！誰知我看的正在兴头上，忽听有人吆喝我的名字，我一辨声是瓦夏，坏了！我馬溜往人群里一钻……。

說起來也真巧，正在这个时候“嘩啦嘩啦”影片到了卷头，电灯一亮，瓦夏馬上認出了我，他跑過來拉了一下我的衣襟，悄悄地說：“走！回去！”

一路上我沒說一句話，一進門我兩手把臉一捂就倒在床上了。

我從來沒見瓦夏火过，今天他可真惱了。我从手指縫里看

他气的脸发青，手直抖，連卷了三次也沒把一支烟卷好。最后，他把烟一扔，就批評开了：

“別卡，你不对！看电影是好事，可你不能光顧看电影，就把学习忘啦！”他急的直搓手，手指擦得“嘎嘎”作响，他把手一摆，說：“算啦！別卡，你还是个孩子，你不懂……”他一屁股坐在我的身旁，直喘粗气。

“怎么不懂？”我爬了起來說，“我是你的徒弟唄！”

瓦夏一个高跳起來，抓着自己的头发，狠狠地說：“別卡，你真糊涂，我是个苏联士兵，我总不能做你一辈子师傅呀！”他把灰大衣往身上一掄，說：“你自己想想吧！”說罢，一推門走了。

我爬了起來，借着月光看見瓦夏在飛機場上走着，风摆着他的軍大衣，他越走越远……我瞅着瞅着心里一陣酸痛。

我心亂的象一堆麻，團團个兒躺在床上，心想，是我錯了！瓦夏說的对，他是个苏联人，他迟早是要回國的，我辜負了瓦夏对我的一片好心……。

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我觉着身上压的慌，一睜眼，已經是第二天早晨，瓦夏正往我身上盖被呢！

“別卡，这样睡你会着凉的！”

“瓦夏，別生气，我錯了！”我爬起來就扑到他的怀里，睜眼兒一堵，流出一股热泪。

四

第二年春天，我已經成为一个可以独立干活的工人了。漸漸，我的心眼兒也开始活动起來。每逢一輛汽車修理好要出厂的时候，我的心就象断了綫的风筝似的，簡直收不住了。一千完活，我就跑到司机座上坐着，手把着方向盘，脚踩着油門，虽

然汽車机关沒开，可我总觉着車好象在跑似的，心里美滋滋的。

我心想：“光会修車还不算，多咱会開車那才帶勁咧！”
唉呀，真巧，就在这时候瓦夏調去开汽車了。

这天早晨，我还没醒，瓦夏就把我推起来了：“別卡，‘葛比且’找你！”

“找我做什么？”我心里一边納悶，一边穿衣裳、洗脸。

“有好事情！”瓦夏对我做了个手势，“快走！”我急忙忙地往外跑，早晨的阳光刺得我睜不开眼睛，在办公室門外，我看見了大尉。

“都拉斯吉！（你好）”我把手伸给了他。

“都拉斯吉！”大尉用力握住我的手，拖我到屋里坐下，說：“是这样，別卡，根据瓦夏的請求，我們批准你从現在开始学习駕駛汽車，做瓦夏的助手。”

“叫我学開車！”我乐的一个高跳起来，回头就跑。瓦夏在車庫門口等我，我沒說話，搂住他脖子就打鞦韆。

“怎么样，你滿意吧？”瓦夏問我。

我乐的話都說不出來了，“哦哦”了半天，說了句：“瓦夏，你看我行嗎？”

瓦夏笑了笑，說：“你要是光貪玩，淨想看电影，那就不行！”

我的脸“忽”的一下臊紅了。

瓦夏指着一輛“吉斯一五〇”型汽車对我說：“我們的任务是天天从山石村往大飯鍋拉水，通过工作來学习駕駛。”又說，“会修理汽車的人，学開車是很容易的，不过也需要一段过程。”說罢，他拉开車門，我和他跳了上去。

打这天起，我們的汽車往來于山石村与飛机场之間，瓦夏

一边开着汽车，一边向我传授駕駛方法。不知不觉过了一个多月。

这一下晌，瓦夏在半路煞住了車說：“光看不能解决问题，你来試試！”

“不！我还是再看兩天吧！”我嘴里虽然这样說，其实我早就巴不得歇个机会能試試。

“勇敢点，别卡！”他推開車門，下了車硬把我拉到司机席上。我个矮，看不見路，他脫下了自己上衣塞在我腋底下，然后坐在我身旁，“砰”的关紧了車門。

沒等开车我心就“咚咚”地跳起来，手都抖了。一股好胜的念头，鼓舞着我终于踩开了油門，发动机吼叫起来，車身开始微微顫动，瓦夏指点了一下駕駛的路綫，一挂档，車就开了。

說起来也真气人，汽车在瓦夏手里是匹馴良的馬，可一到我手里就变成一匹調皮驃子，一开动就歪歪扭扭地一个勁兒往道边钻，我越掌握方向盘它越不走正路，不一会，就累得滿身大汗。

車象蜗牛一样慢慢向前爬行，眼看日头卡山了，还没走上一半路程，心里一急，掛上了二档，車身一震，提高了速度。

“沉住气！”瓦夏說。

我歇着前面的小坡，心里有点打怯，听他一說，胆子壮起来，一拉杆，又掛上了一档，汽车馬力加足，“嗡嗡”叫起来。

我心里核計着：下坡就是小河，前边有一座石堤，那个转弯可要留神。

下了坡，車更快了，耳边只听风“呼呼”响，汽车放开了鷄子……。

我的心慌乱起来，一抬脚想压閘，可腿軟了，汽车象箭似



的直对着堤坝冲了下去。

在这一刹那，瓦夏喊起来：“左轉，轉！”随着喊声瓦夏拽住方向盘，用力轉动，“嘎滋”一个急閘，汽車停在河床沙滩上。

我打車上跳下來，老半天心也沒穩定下來，一回想剛才那光景，头发梢都发麻。

瓦夏也跳下車來，把手搭在我的脖子上慢慢地說：“別心焦！第一次開車难免要出錯的，明天再試試。”可是一連五天，我的成績並沒有起色。我心里开始急躁起來。这天晚上，我飯也沒吃，就躺在床上歇着屋笆发起呆來。“咳！就这样，那輩子能学会呀！”想到这兒，心里一陣乱撓撓的，打鼻眼往外冒火。

黄昏时分，瓦夏來了，他歇了歇我說：“走吧！到飛機場去！”

“做什么？”

“散步去。”

“我不去！”我翻了个身，把脸朝着牆。

“开着汽車散步你也不愿意嗎？”

我懂了！心里就象开了道縫似的亮起來。“是啊！早該到機場去，那兒多寬敞！”我翻下床就要走，瓦夏拉住了我，从怀里掏出面包，还有一小包奶油，說：“把这个吃了再去！”

也真怪，看到面包肚子就叫喚起來。我二話沒說，就狼吞虎咽地吃了个干干淨淨。

这一晚上我可真高兴死了，我开着車，在機場的草地上兜开了圈子，汽車好象行駛在毛毯上似的，十圈、二十圈……左轉，右轉，我兴奋極了，……要不是瓦夏一再督促我回去，我真想一气开到天明。